

文化在你我之間的會心之旅

-Drs. Pam & Rory Remer

賴念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介紹兩位美國心理劇訓練師 Drs. Pamela & Rory Remer，從 2002-2018 年來臺訓練期間，與本土心理劇學生的會心之旅以及對臺灣帶來的影響。本文透過訪談及紙筆回應來搜集資料，其中資料來自：Pam & Rory、筆者、2 位翻譯、以及上過他們訓練課學生 20 位，共計 25 人。筆者將文本對話分類後，以交織對話的方式來呈現，幫助讀者進入脈絡。文本分三個段落：壹、緣起一帶著好奇與憧憬來臺：一、相識 Drs. Pam & Rory；二、生活中的衝擊；三、專業上衝擊。貳、相互交織帶出的影響：一、學生眼中的 P & R；二、態度高於技術風貌；三、理論實務並重的訓練；四、看重文化：從覺察、喚醒、尊重到感動；五、技術獨到之處；六、P & R 在臺訓練之高峰經驗。參、期許與展望。藉由本文讓更多心理劇夥伴得以認識他們在臺的付出與奉獻，並循著期許繼續拓展臺灣心理劇之發展。

關鍵詞：心理劇、文化、訓練師、會心

通訊作者：賴念華

電子郵件：annielai2009@gmail.com

收稿：110年12月28日；接受刊登：111年1月24日

一對夫妻遠渡重洋長期在臺耕耘，只因為「為了世界好，他們(Rory & Pam) 樂意教，想把會的東西與我們分享，他們常說『我們生活可以，能給多少就多少，樂意來臺灣各個不同地方與人互動，大家互相刺激和學習』(W)。他們用「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回應 Moreno 的社會觀。

壹、緣起—帶著好奇與憧憬來臺

Dr. Rory Remer 是美國肯塔基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簡稱 UK) 教育與諮商心理學系 (Educationa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簡稱 ECP) 教授，2002-2003 年獲選為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者 (Fulbright U.S. Scholar)，他選擇來臺，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簡稱，教心系) 為接待機構。選擇來臺原因有三：1. 當年臺師大教心系林家興教授是 Rory 在 UK 的博士生，2. 龔鈺曾是 Rory 心理劇的第二訓練師，分享了臺灣經驗，3. 陳偉惠 (擔任 Rory 在臺翻譯)、林世坤、曾立方是 Renda Remer (Rory 的女兒) 的碩班同學，Rory 夫妻拜訪女兒，就會為這群同學提供免費心理劇工作坊。於是，他帶著好奇與憧憬來到了臺灣。

2002 年師大教心系碩博士班正式開了「心理劇專題研究」一課，當年我已取得博士在師大學生輔導中心專任，Rory 因龔鈺引薦得知我熱愛心理劇，因此，他前來拜訪、邀請，期望我擔任課程助教，於是開啟我們與他的會心之旅。2003 年三月他的妻子 Dr. Pamela Remer 來探訪—擔任課程貴賓，Pam 連續兩週的導劇令人驚艷，透過觀眾位置將華人文化訊息帶出，令人印象深刻，她藉此初識華人文化下的親子議題，「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場劇，好複雜、也好辛苦！」(P)。然而，他們倆都提出來臺發現生活的最大限制「凡事都需要透過翻譯的生活，這是我們來臺前無從想像的。」(R, P)，這正是生活在語言優勢環境的美國人—文化衝擊第一課。

一、相識—Drs. Pam & Rory

Drs. Pam & Rory 夫妻二人都是美國心理劇、社會計量與團體心理治療考試委員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簡稱 ABEPSGP) 認證之訓練師、教育者、導演 (Trainer, Educator, Practitioner, 簡稱 TEP)，同時在美 UK 的 ECP 擔任教授專職，兩人都是克羅拉多大學諮商心理學博士，「兩個人唸博士時，總在心理劇訓練課後，一起跑步、一起

討論理論，彼此會反駁，之後回家翻書看誰說的是對的。」(W)彼此較勁、討論、思考、成長，Rory 還說「因為心理劇讓我認識了 Pam！」(林佩儀、賴念華，2006)，他們彼此即便意見不同但關係依舊很好。

他們兩人長期接受發展「霍蘭德心理劇曲線」(The Hollander Psychodrama Curve) (Holland, 1969) 的訓練師 Dr. Carl Hollander 培訓，對他們影響深遠，無論導劇、督導、分享，Carl 都時時被提及。我曾好奇的探問何以每次上課都提及 Carl，「因為他對我的影響高過於我的父親」(R)。Pam 是一位主要倖存者(primary survivor)，Rory 沒有選擇的就成為這位創傷倖存者的家屬，在療癒歷程中，Rory 反覆聆聽枕邊人的第一手故事「感同深受」，進而出現「次級創傷壓力的反應」(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他們共處在 Carl 心理劇治療場域中，彼此都被看見、被療癒。

後續，Pam 從女性主義的賦能觀點，發展出「賦能女性主義心理治療(Empowering Feminist Therapy)」，看重文化、性別意識、帶出女性主義與心理劇一致性的工作原則，作為受創者評估、介入、轉化的治療重點(Worell & Remer, 2003)，其實在諸多女性主義的派典、文章都可閱讀到她的論點，她擔任 APA 的 35 分會(Division 35) 女性心理學(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主席，貢獻卓越。

Rory 因自身是次級倖存者，他發現心理治療中治療者都將注意力關注在受創案主的身上，周遭的家人、朋友經常被遺忘或忽視，於是他開始將工作焦點放在「創傷的次級受害者」(Secondary Victims of Trauma) 上，將他發展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結合心理劇的理論、技術來作為治療介入的重點(Remer, 1996, 2000)，他期待次級受害者藉此轉換為次級倖存者(secondary survivors)(Remer, 1995, 1998a, 1998b, 2000)。Rory 本身也是一位多元文化取向、合格認證的家族治療師。

由上可知，夫妻二人都因著自身角色關注點而有所不同，基於他們深受心理劇、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諮商的影響，此三者皆重視社會文化脈絡對人產生的影響，因此，無論在教學、為人的態度上，他們處處展現著文化的尊重與覺察，為臺灣學生帶來學習、對話的新視角。

2005 年我通過 ABE 認證為導演(CP) 後，開始想以「創傷治療」、「多元文化」為主軸，同時希望訓練師是在大學專職，彼此相似的背景可以開啟我日後專業生涯的定位。因此我請 Pam 擔任我的第一訓練師、Rory 為第二訓練師。由於相隔兩地，我們需自創督導模式，2005-2010 我在準訓練師(PAT) 期間，每年寒假我需

赴美一個月接受面對面督導（圖一），四月相約一起參與 ASGPP 年會帶領工作坊與督導（圖二），暑假我會邀他們來臺一起訓練臺灣學生。即使地處二個國家，我們依舊建立起親密情誼，同時他們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社會原子。

除了每年來臺做心理劇訓練，同時，2006 年 8 月筆者服務於中國文化大學與當時中國輔導學會（現臺灣輔導學會）舉辦了一場心理劇研討會（圖三），Rory & Pam 是大會主要帶領人，當時也應邀了許多實務工作者做平行工作坊，其實就是現今年會的雛形，舉辦「諮商員自我療癒之旅」會前成長工作坊。後續，他們主持帶領教育部「預防約會暴力」大型研討會、「助人工作者的性別意識與替代性創傷」、「親密關係中的平權與暴力預防」等，持續到 2018 年 12 月。他們對臺的影響不僅在心理劇，同時在性侵與暴力預防、性別與文化議題的影響深遠。他們開心的說「我們見證了臺灣心理劇學會的創建」（P & R），因為學會成立前，他們分享了很多意見供學會草創夥伴們參考。



圖一 筆者赴美督導在 R & P 家中合影



圖二 左起：謝昀蓁、桑志芹、賴念華、Pam、Rory、龔鈺、龔鈺兒子、莫麗文、張卉湄到美國參加 ASGPP 年會



圖三 2006 年臺灣輔導學會主辦、文化大學心輔所協辦心理劇研討會
(文大心輔所學生任志工)

二、生活中衝擊

來臺期間，由於臺、美住宿與生活條件的差異，而帶來諸多衝擊，他未曾抱怨，總是認真地適應、理解臺灣人的文化。若不是透過後續的討論與訪談，我們可能一直都沒有自覺，畢竟文化經常是在相較之下更能覺知自己身處何處。Rory 第一次（2002.9-2003.6）來臺師大任訪問教授期間，「他在美從未看過、用過大同電鍋，他不懂為何米要放內鍋而外鍋得加水煮，他一直用外鍋煮飯，直到學生拜訪才發現！」。宿舍浴室只能沖澡沒有浴缸，「擔心 Pam 來了會不能適應」，Pam 因關節不方便，如廁時需有「坐式馬桶」，因此困惑臺灣廁所為何多採蹲式。他們困惑高、國中、小學都有電梯但卻不開放……。這些生活上的差異，都為他們帶來了許多生活上的文化衝擊。他們感受到學生彬彬有禮，即使不滿也不說、更不會頂撞，課前課後幫老師拿東西、提行李、請吃飯、送禮物、安排行程陪伴旅遊，這些華人習以為常的「尊師重道」，對他們卻是受寵若驚到失去自主的感覺。

三、專業上衝擊

「他們都只希望體驗，對心理劇理論與基礎知識沒興趣，對我來說是非常的奇特觀察，因為心理劇很有效但也因此很危險，甚至於我上的東西很多人認為不是心理劇。」（R）過往學習心理劇都以實務、技術為本，「臺灣的學生喜歡導劇，但其實理論很重要」（W）。Rory 上課居然用教科書「臨床社會計量學探索：心理劇作家和社會計量學家手冊」（Conducting clinical sociometric explorations: A manual for psychodramatists and sociometrist），「來上心理劇是想體驗，但他用了一本這麼難又沒聽過的英文書，我已忘記……，當時覺有點煞風景！」（F）、「他還要大家上台報告、演示成活動，快瘋了！很多人退選。」（M）。對當時的我們而言「社會計量」是個陌生的名詞，讀英文探知其理論基礎，對原本體驗心理劇的學生都有些質疑他，此次訪談 Rory 居然他有相似的感受，只見修課人數慢慢銳減，即使他不斷邀請同學給予回饋，課堂上學生都回應「很好」或「抱歉！因有事無法續修」，這可能是他來臺的第一課「文化衝擊」。課程中，「印象很深刻的是你（筆者）和老師的那段會心，忘記你挑戰什麼，只記得他含著眼淚跟你道歉，你們兩個都哭了，後來他還做主角……印象很深刻的是你居然敢挑戰老師，老師居然會跟學生道歉，太不可思議但是也很感動……。」（M），這部分是對學生帶來極大的師生文化衝擊。

對 Rory 的衝擊與困惑是「他們都只希望體驗，對心理劇的理論與基礎知識沒有興趣，當時對我來說是非常的奇特觀察，心理劇很有效但也因此很危險，很多人認為他做的不是心理劇」（R, P），2002 年臺灣心理師國考正式上路，「當時臺灣已有西方心理劇訓練師進入，臺灣已經有心理師，他們都有很好的諮商概念，但仍缺乏心理劇經驗、沒有理論基礎」。（R, P），Rory 回想在臺帶的第一個心理劇工作坊是小學老師「他們非常放得開，可以角色扮演兒童，提出問題非常多，比較像社會劇。」，困惑的是「心理師一直想做深度心理劇，傳統心理劇，想要學更多的技術、深度治療、體驗，但根據理論做心理劇歷程訓練是沒有的」（R, P）。何以會有此現象是值得深思之處。

2003 年臺灣受到 SARS 的衝擊與影響，Rory 的家人、朋友、甚至 Fulbright 都建議他可以暫停合約回美，他卻在課堂上分享要與我們一起面對，在課堂中帶領大家演出社會劇，去經驗 SARS 對臺的衝擊，包括國際看臺灣的眼光、民眾看醫院與 SARS 病人的態度與恐懼、「課堂上，他要我們演醫師、護士、病人……各個不同角色，還換來換去，超有感覺的，也很感動他不怕死要和我們一起」（F、M），這些不僅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幫我後續與 SARS 患者、醫療人員工作的重要基礎之一。

在心理劇專業上彼此都受到衝擊，也帶著困惑，後續經歷了長時間的接觸、訓練、對話，才慢慢理解他們的關注與限制，以及我們的優勢與欠缺。訪談了長期與他們學習的學生，分享我們所認識的彼此。

貳、相互交織帶出的影響

本文透過 Zoom 線上訪談及自行填寫訪談問題方式來搜集資料，並試著邀請 P & R 當事人，及不同角色、不同時間點與他們相遇學習的夥伴們：二位長期擔任 P & R 的翻譯者、2002-2003 師大修心理劇專題二位學生、筆者長期訓練團體 AB 班一定期參與 P & R 課程近十年的學生十五位（其中 3 位訓練師、3 準訓練師、2 位導演認證）、參與過 P & R 工作坊的成員（2 位訓練師），共計 24 位的資料來做回應，其相關背景如表一，以更完整帮大家理解 Pam & Rory 在臺訓練對臺的影響。訪談大綱如下（題號 4. 5. 6. 是 AB 班需回應）：

1. 2002-2003 年 Rory 來臺師大擔任訪問教授一整年，在哪認識他？有哪些你印象深刻的經驗？

2. 請直接用幾個形容詞來描繪 Rory 和 Pam 兩位訓練師及他們的關係？
3. 他帶給你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是.....？對你在專業工作中帶來哪些影響？
4. Pam & Rory 持續應邀來臺做心理劇、創傷議題、文化議題等相關訓練，你會如何形容他們的訓練風格（AB 班）？
5. 訓練中，你認為他看重的理論取向是什麼？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AB 班）？
6. 你覺得 Pam & Rory 的訓練中，有哪些獨到的技術與方法（AB 班）？
7. 最後，簡短的回應他對你在專業歷程中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8. P & R 你們對臺灣的心理劇社群有什麼建議？

訪談資料試圖將文稿分類，並找到相似主題文本意涵做歸類，撰寫時指引最具代表性對話列出，其餘內容僅以代號放入，本文將以描述、對話方式交錯來做撰述，以方便讀者閱讀。

一、學生眼中的 P & R

他們兩人是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相互支持、提醒、提攜的組合。「他們是一對幽默、謙卑、真誠、開放、且充滿愛的夫妻，他們的個性很不一樣，展現夫妻真實的一面，可以相互融合，可以看見各有各的風格。帶團體時不斷溝通與融合，可以對談也可以尊重，不害怕面對衝突、當衝突發生（彼此意見不一）會定在那邊一起處理、一起面對，沒有人跑掉、也沒有人去壓迫對方，且願意在團體前公開呈現」。

（B, C, D, E, G, H, I, J, K, L, M, N, O, Q, S, T, U, W, Y, Z）他們展現了生活中的真實，並不因穿上專業的外衣，而失去真實的自我。「他們不像有些訓練師的風格比較強烈、風格鮮明，P 和 R 的身上，會看到比較冷靜的心理劇。不會覺得心理劇一定要煙火四射，可以平實卻有力量，他們的心理劇有這樣的特性，是用很多的頭腦在思考，有理性和智性的基礎在這裡」（W）。

Rory 是在 2002-2003 的期間，每週五晚上都會到 AGG (After GongShu's Group) 的同儕心理劇練習團體聚會，「R 幾乎都會到，他一半同儕一半督導的角色，會給我們一些回應，不會被驚嚇或羞愧，他是提點、分享不同的想法，不是會讓人感到害怕，是感動的」（B）。他將自己放在「同儕」的位置與團體互動，平易近人。下課後，他總是從練習地點（或教室）和學生一起走回師大宿舍，「他很想接近、了解我們，對於教授的角色有很大的拓展，覺得很感動」（A, B, F, L, M, W）。除此，先前還聽到很多外地心理劇夥伴邀請 R 去督導，督導完不收取督導費，只需請

他吃臺灣菜即可，他什麼都吃，只是吃東西的時候會說：「等我吃下去，你再告訴我什麼」（L, W）。適應在臺生活，R 是開放的，給他什麼環境，他盡量在那個環境適應，從沒聽過他的抱怨。

在團體中，受訪者都一致認為「R 步調較慢、幽默、溫暖、關心、和善、謙卑、充滿安全感，可以直接向他提出意見，他會耐心聆聽」。「R 學識豐富、風格是跟成員一起共創，創混沌理論比較自由，態度是「一起來看看，在工作坊的時間和空間裡會發生什麼」（B, D, H, L, O, P, S, T, W, Z）。他的教學不會讓你激動或驚艷但平實，透過沉澱、堆疊會慢慢理解心理劇，過程中成員也會抱歉，一再詢問筆者 R 的意圖是什麼。歷經十幾年的接觸學習後「終於發現 R 能把心理劇的複雜、變化多端的理論，整理成細節的操作，讓我們好吸收、上手，幫助我做訓練師在理論教學的基礎」（L, O, P, Z）。

受訪者也一致認為「Pam 溫暖、思路清楚、明快、果斷、精明俐落、講話精簡、願意分享、很有重點、有主導性」。和 R 相較之下，P 更像「老師」的風格，訓練架構清楚會有鋪陳和方向。也發現 P 在 R 講話時，有時候會直接打斷，「讓我覺得她好直接嗆辣，蠻打破我對女性權威」（O），P 和 R 的互動「打破女性要順服丈夫的刻板印象」（G, I, J, K, N, O, S, T, U, Y）。相較於華人文化「P 讓我看到女人是可以活出自己」（B, K, L, S）、「R 對 P 的尊重好像讓我學會男性的另一個榜樣」（T, Z）。他們的互動，打破了成員對性別刻板的印象，帶來許多反思，對成員後續的學習、生活都產生衝擊與影響。

課程中兩人可以一進一出，真實感受到心理劇「共創」精神，他們可在團體內進行會心，看見建設性的衝突，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挑戰也是學習。「原來夫妻可以有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在差異中找到新的可能性，也讓學員真實參與在這個衝突中，顛覆了我們要和諧、訓練師要很強、不能犯錯的想法」（S）。初始「會感受到他們好像意見不合，擔心吵架，很焦慮。後來發現他們是一對很有自己特色、想法的父母，不怕衝突地展現自己，能支持彼此，並以「孩子」（學員）為最主要的考量點，也讓我更勇敢地去自己想做的，他們都會給予承接」（O）。

他們互動勾起了學員本身在家庭關係中的互動與焦慮，團體中長時間的衝撞也帶出了新的思維與可能性。「剛開始好害怕他們倆意見相左，很像爸媽吵架擔心選邊站的後果」「他們遇到衝突沒有人逃跑，可以 encounter（會心）」（W），後續的面對也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經驗。長時間相聚，累積出的情感非同小可，每年與他

們的相聚，「逐漸成為“心理劇家人”的情感」（D, H, J, K, L, O, S, W, U）。他們也喜歡、想念臺灣，「臺灣是我們的第二個家，我想念你們！」（P, R）。

由上可知，他們教心理劇，也展現了用心理劇過生活的典範。他們的一言一行、夫妻互動，都潛移默化影響了學員在性別角色、關係互動、面對衝突、勇於會心的看法，確實突破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創造新可能，無論在團體、生活中他們都「活出」了心理劇。

表一 受訪者背景資料

代碼	性別	心理劇認證身分／相關證照	接觸場合	國外留學
A	F	無／翻譯／心理師	臺師大	V
B	F	訓練師／心理師	AGG	
C	F	無／自由業	AB 班	
D	F	準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E	F	無／老師	AB 班	
F	F	無／特教輔導員	臺師大	
G	F	無／心理師	AB 班	
H	F	準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I	F	無／社工師	AB 班	
J	F	無／教師	AB 班	
K	F	準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L	F	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V
M	F	無／大學教授	臺師大	
N	F	導演／心理師	AB 班	
O	M	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Q	F	訓練師／心理師	工作坊	
S	F	訓練師／心理師	AB 班	
T	M	無／心理師	AB 班	
U	F	導演／心理師	AB 班	
W	F	翻譯／心理師	AB 班	V
Y	F	無／精神科醫師	AB 班	
Z	M	導演／心理師	AB 班	V
P	F	訓練師／心理系教授	本文主角	
R	M	訓練師／心理系教授	本文主角	

二、態度高於技術的風貌

2005年，我想選他們成為我的訓練師之前，他要我先思考並回答幾個問題「何以我想成為 TEP？」、「我想成為怎樣的 TEP？」、「在 TEP 的歷程中，我想在訓練師那邊得到的是什麼？」，其實過往我沒有認真思索過這些議題，甚至認為取得 CP 認證就當往 TEP 邁進，就好像唸完高中就當考大學般的理所當然，對於學習的內涵與質地確實是忽略的，如此的態度也容易讓人失去目標與熱情(賴念華, 2011)。這段反思歷程確實幫助我重新去看自己內在的渴望、意義感，自我與心理劇的關係，也同時知道訓練師不是無所不能，「我不確定你要的，是否是我們能給的」(P & R)。我才更清楚地踏上訓練師之旅，是一個雙向選擇的歷程，他們也總是將主權交回給學生手中重新做決定，貫穿在整個訓練歷程中。

除此，他們的「真實會心，看見彼此真誠面對」是帶給學員印象最深刻之處，他們以身作則，示範、實踐出心理劇的會心精神。P 也坦承分享「兩個人一起訓練，必須學習去欣賞、支持彼此，有時彼此合作是困難的，R 焦慮時，我會先有計畫他再來調整，我們需要不斷在當下做決定，彼此的不同帶來很多可能性。也會有衝撞、摩擦，就需要好好地說出、面對」(P)，即使是訓練師，依舊需面對「關係」產生的衝撞與磨合的勇氣。「任何兩個訓練師都會有不同的觀點，最重要的是『根據心理劇理論基礎做訓練，創造出不同的意見與取向』，這樣才可以用各種多元方式帶出創造性。」(R)，因此，時時刻刻看見彼此、願意會心，才是共創的基礎。他們互動會心歷程，似乎鬆動了我們需「保有和諧而不直接衝突」的華人文化，也突破「需壓抑自我以保他人面子」的禁錮。

透過他們的示範、鼓勵、與長期的暖身，學員從完全沒意見照單全收的學習方式，到開始可以提出需求、反應不滿、甚至挑戰，「透過行動讓我們演出我們的文化脈絡，那次課程印象深刻，過程是有些挑戰，也有些不舒服的，但他們都涵容了我們的情緒，並彈性調整了課程內容，令人佩服。」(K, L, O, S)，透過「會心」完全被承接的感動，老師願意說出自己的限制，帶給學員印象深刻，因此，受訪者用了「謙卑、尊重、被信任、接納、開放、多元」等來形容他們的教學態度，因為「舞台上最脆弱的人是導演，因為所有東西都會呈現在舞台上，甚至是自己的脆弱」(P, R)，他們如實分享讓我們經驗到「與權威者互動的矯正性經驗」，也鬆綁了老師、督導、訓練師不再是不可撼動的刻板角色。

他們督導時總是可以用「溫柔堅定的眼神，傳遞給出那份相信，可真真實實感受到，她把這份相信傳遞給我，也希望我能給出去。」(K, O, S)，印證課堂上教學的理論，他們總是相信人有自發性，團體是共創，他們將心理劇精神時時展現在教學、督導中，P 總是提醒「督導，不是把你所看見的全盤托出，而是選擇受督者當下最需要的給予」，他們實踐 Moreno 的 Godhead，「每一個人內在都有神性」的智慧。其實收到「他們對我真實的相信，我好像就能放下焦慮，放下堅持與控制，也就能給成員更大的空間與自由，相信成員的自發，團體就能自然地流動並走向我們都想要的地方」(L, K, S, O, W)。他們不吝惜給予鼓勵與支持，甚至透過實質的幫助來協助學生，「考試前因個人因素可能無法報考訓練師，R 積極的透過各種方式給予支持、協助，以解決困境，他對學生用心記憶深刻，低潮時會主動關心，把「人」放在心裡面，超越結構，這讓人非常深刻，在尊重底下，又帶出信任」，訓練的結構是可以因人、事、物而做彈性調整的，我在訓練師考試時，R 鼓勵我積極向 ABE 爭取「你是外國考生，要來回奔波兩趟到美國考筆試、實務考試，在經費、時間、身體、文化適應等因素都不太合理，應主動去申請合併考試（飛一趟美國將筆試、實務考試一次完成）為自己爭取權益」，這個思維對於一向認為「考生只能遵守規範」的華人學生而言，是一個另類思維與挑戰，2009 年我抱著好奇寫了信，ABE 居然應允（賴念華，2021），R 的鼓勵與推動不僅改變了制度，也讓 2009-2013 國外考生得享此福利，基於這成功經驗，開啟了 2014 年 ABE 同意派員至境外擔任實務考試的便利性（Board News, 2014, page 12；賴念華，2021），這些都在在顯示文化交會帶出衝擊與新創意的典範。

除此，誠如 R 先前所說，在臺凡事都得靠翻譯，因此，他們也視翻譯為「合作者、共同創造者，因翻譯是幫助他們可以行動化的重要關鍵」(P, R)，誠如翻譯的分享「很少有訓練師這麼看重翻譯，會以翻譯為榮，他們總是說透過我可以產生高峰經驗，對一個文化的理解是透過翻譯（樞紐），是把我視為訓練師團隊一員」(W)。後續，P 邀請翻譯一起撰寫「有口譯的心理劇」(Psychodrama with an interpreter) 一文發表（2008）；2021 年 12 月將 R 撰寫的「與亞洲文化經驗有關的心理劇技術」(Culture-Related Psychodramatic Techniques: Experience with Asian Cultures) 一文（Remer, 2020），邀請翻譯一起在 ASGPP 的 12 月生活期刊線上活動「生活文化劇：文化無所不在的心理劇」(The Living Culture Drama: A Psychodrama of the Pervasiveness of Culture) 共同主持與分享。他們對理論的相信是行之於態度、

生活中，翻譯過程有很多的討論、反思，是一個豐富的學習旅程（A, W）。

由上可知，他們對學員的關注、對翻譯的看重，都在行動中實踐出來，鼓勵我們成為自己的樣貌，是「起而行」的實踐與示範，似乎再再展現出「做給我看不要說給我聽的」（Show me, don't tell me）的心理劇導劇精神。

三、理論實務並重的訓練

臺灣早期心理劇書籍「心靈演出」（Acting-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sychodramatic Methods）、「心理劇導論_理論、歷史與實務」（Foundations of Psychodrama: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都翻譯自 ABE 訓練師 Adam Blatner 的著作，R 經常挑戰「你確定你們閱讀的是 Moreno 的心理劇嗎？還是 Adam 的心理劇？」，他希望我們要先閱讀 Moreno 原典後，再去細細品味後人咀嚼出的心理劇論述，因此，他們是「實務和理論並重，期待學生可以多看 Moreno 原典、心理劇原文，拓展前進的能力」（B, D, K, L, O, S, U, Z）。

心理劇理論是他們的訓練基石，除此，R 的「混沌理論」與 P 的「賦能女性主義心理治療」是整個訓練的理論結構。因此，他們的訓練方式沒有預設答案，會以行動體驗為先，藉由具象化加入體驗後，再進入到認知的討論與學習，課程備有 PPT 做整合。例如：在「親密關係暴力」課程，要成員演出臺灣親密關係樣貌（文化傳承），有哪些是僵化的不適用的，有哪些是較能幫助適應的。「行動體驗會讓你印象深刻，每人輪流上去體驗主角，去感受這些文化傳承的聲音……帶來的禁錮或療癒，也能了解從文化視框中是如何看親密關係暴力，以及如何在文化中理解並協助個案」（D, H, J, K, L, O, S, W, U）。體驗後的討論與分享，很令人觸動，他們會要成員將這些分享整理出，成為大家所貢獻的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最後再結合親密關係暴力的理論來做為分享論述的對照，藉此可更清楚臺灣在地文化的暴力觀點與現象，再藉此發展出介入策略。「剛開始不習慣，希望他們多教一點、多導一點劇，後來才體會到他們將理論細節拆解，設計適合的活動或方法去讓學員逐步體會，有一點像中藥，藥力慢，但溫潤自在，永銘在心。」（A, B, K, O, L）。

訓練風格會「以學生需求為主體」，他們認真、溫柔，試著將心理劇轉換成我們可以吸收的內容，導劇督導時，他們看重學生的能力，去給他們現在需要或是缺乏的部分。「某次他們現場督導時，我第一次在他們面前導劇，最後他們邀請我站上台去接受『我就是一個心理劇導演』，我流著淚去認可這個身分，好像一個孩子

被父母帶著，接受這樣的驕傲、讚許，以及他們又脫下父母的角色，告訴我：我跟他們就是一起工作的導演，真的是很難用語言形容的觸動，就是『我站上去了』，他們見證了！是一種感動」（O）。

他們的訓練中賦能學生，要學生看見自己的獨特，「感覺自己是挺重要的，學習放鬆舒服，專業上開啟了我另一扇門，自己被允許的範圍被擴展了」（C, D）。我受督時也一而再的被提醒，「訓練師最容易的是教自己想教的，最難的是可以看見學生不同的需求，分別教他們想要的，如果可以將社會計量帶入訓練視角，將不同程度學生的需求、智慧與動力成為你訓練的資源，那是訓練師的最高境界！」，這確實不易但卻是最珍貴的提醒，換句話說，訓練師需善用團體中的社會計量動力，來善用相互的資源，相互成就。這成為我後續訓練風格的座右銘。

在督導時，他會扣住 Hollander（1969）的「心理劇曲線圖」來幫助大家在理論基礎下理解導劇的歷程，何以要遵守這個理論脈絡背後的原因，特別提到宣洩的意義。這部分扣住團體治療發展階段的概念來幫助學生理解，知其所以然。我也透過他們的啟發，從文化視角、華人特性的觀點，修改了在華人社群中的「心理劇曲線圖」（Lai & Tsai, 2014）。

「行動先於語言」是心理劇的重要概念，因此在訓練中，他們堅持體驗的重要性，同時「用心與成員連結，用生命與他們交會，導演不只是專業、技術，更多的是我們用自己與他們在此時此刻相遇」（A, K, O, N）。他們透過體驗來集結這些經驗帶出的「經驗知識」，之後他們透過理論彙整帶出該主題的重要「理論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最後鼓勵大家藉由行動實踐去萃取出「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來整合自己對心理劇的認識與學習。

四、看重文化：從覺察、喚醒、尊重、到感動

他們尊重、看重文化，卻不小心踩到文化的地雷。P & R 正在教「儀式」如何運用在死亡文化中的意義，邀請有位成員扮演死者，輔角躺在地上用黑布蓋臉，開始教導人生很多重要的事件會藉由儀式呈現的……半年後，聽到輔角說「卡到陰，我那次回去後就睡不好……」，R 探問後才知道輔角因著對他的信任上來扮演，未去角而一直帶著不舒服的感覺，R 認真聆聽她的想法、感受，方知臺灣文化扮演死人是要給紅包的習俗，他因不懂文化而帶來此後果，正式向輔角道歉。

他們兩位都是多元文化諮商的倡議、實踐者，文化是他們最為在乎的一塊，是所有學員深刻感受且最被啟發之處。我們生於此、長於此，對很多的生活風貌都習以為常不足為奇，「P & R 在探討文化議題的慢與尊重、還有清楚，會讓我覺得很被尊重，意識到自己文化的珍貴」（A, L, S, Z, D, W, U, E）。透過他們的好奇、困惑、探問、提點，一而再再而三的對話，我們對文化的覺察更加敏感，似乎也喚醒了文化覺知的火苗。他們也並非萬能，「演出過年團圓飯，看到 P & R 對文化的 misunderstanding，感受到文化差異對帶領者的影響，他們可以承認不明白，會願意和成員學習」（G, K, L, P, W, Z）。他們願意學習也會令我們感受到自己文化的價值。「我碩士論文就有討論到文化主題，堅定的意識到文化差異是重要的」（G）。「佩服的是他們對我們文化的尊重，對於自己對他文化不知、誤解的道歉」（A, C, D, G, H, I, J, K, L, P, O, S, T, W, Y, Z）。P 很看重文化，但有一次在團體中卻被挑戰不理解華人文化，「P 當下困窘，也帶出極大的文化衝擊，只見她含著眼淚帶著歉意承認、理解、道歉，真的發現做錯也沒關係，反而錯誤帶出更大的包容、理解、感動與相互尊重，比什麼都可貴」（L, O, S, W, Z）。尊重是來自於真實的行為互動所產生的，這個歷程學員深刻體會到自我文化被尊重的感動與驕傲。「我們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自己文化被看見、被滋養，我覺得自己也慢慢長出力量，對自己文化的尊重」（H）。

他們教學中善用社會劇來喚醒我們對自身文化的覺知與感動，「社會劇讓大家經驗僵化的文化傳承，也用行動帶出新的文化傳承，那一幕真的很感動」（D, N, H, K, Z）。「他們用分組呈現組織文化，真的深刻經歷文化的網綁，第一次經驗到文化無所不在的影響」（K, L, P, O, S, T, W, Z）。他們反覆提醒「文化差異」會對個案造成的不同影響（文化），「作為治療師、心理劇導演，我們對文化真的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不知不覺」（A, L, O）。在醫療院所工作的夥伴 Y 有感而發地回應「P & R 的文化課程，讓我了解到文化的聲音對一個人的影響是那麼無形，讓人不知不覺卻力量龐大深遠」。

R 曾經設計一個活動要 P 感受不理解文化的感受，要所有學員成為教師去告知在地文化訊息的一幕，「老師並非無所不知，我們可以透過訴說、教導、討論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文化」（H, L, T, W, Z）。似乎也讓我思考到不同文化對「教師、訓練師」的期待，也會培養出不同的特質、互動與訓練方式，很值得我們反思。

他們也提及「無論在美國、臺灣的心理劇訓練師，都未將社會文化、文化脈絡放入，很可惜。心理劇的『創造性準則』（Canon of Creativity），看重文化傳承、社會

認同 (social identity)，這些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治療信念與認同治療學派的歷程，如何協助受訓者、個案突破文化傳承而帶出創造與自發是重要的」(R, P)。R 提及當我們不那麼理解另一個文化裡發生的事情時，先保持「我無法完全理解的空間是很重要的」(R)。他們的回應正是我們文化中所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態度。P & R 提到「其實文化很挑戰僅看重個人內在的治療師，文化須先走出自己的舒適圈，走入不同文化，在不舒服的圈裡，你才會知道『你知道與不知道的，你才會開始理解什麼是你的文化規範、文化優勢』」。更重要的是「了解社會才能去治療受創的個案，Moreno 看重社會療癒，多元文化諮商的心理劇」(R, P)。

這個敘述正如 1948 年大陸心理學家丁瓚先生到紐約與 Moreno 會面，並參觀比肯山莊。之後他在大公報發表「紐約心理戲劇治療所見習記」一文，其中丁瓚與 Moreno 一拍即合，主要是他們觀點相同，認為「心理變態的起源，應追溯到人際關係適應的失調。這有別於一般醫學上把心理現象視為生理現象的傳統看法。……人們是在適應社會環境，處理人際間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問題時，才發生了心理變態，所以矯治心理病態的心理治療，應從了解社會病態和人際關係的再適應來著手」(丁瓚，1948)。

綜上，我們要看見、理解自己與對方所處的社會脈絡與文化傳承，回到自己與對方的文化視角去感受困頓之處，彼此的文化衝撞是什麼？藉由不斷的覺察、理解、會心，漸漸帶出自發性與創造力，幫助彼此打開新視角帶出關係的新理解與轉化歷程，這就是 Moreno (1953) 提出最核心的哲學構念「創造性準則」，藉此來看轉化、改變的歷程。

五、技術獨到之處

在技術層面上，P & R 對 Moreno 提及的哲學系統「時間」(Time)、「空間」(Space)、「現實」(Reality)、「宇宙」(Cosmos) 四個層次，其中「空間」的運用，心理劇絕對是立處在心理治療概念中的先驅，藉景可試圖將人們生活完整的面相呈現出來 (Moreno, 1987)，將主角生活脈絡的認識帶入三維空間。因此，P & R 對「設景」(scene setting) 非常的重視，「剛來臺灣，發現學生不太設景，但是空間是心理劇最獨特之處，案主所知覺到的空間、感官都是心理劇的精華，在沒有定下來的空間去導劇，太可惜」(L, W)。因此他們會不斷提醒設景的重要性。

除了設景，他們善用的技術是具象化（concretization），「P 最擅長是將抽象的文化訊息放入景中呈現，很 Powerful！」（K, L, O, S）。訓練、導劇中，P 經常會具象化文化對個案產生的影響、文化的力量、以及社會文化訊息對主角帶來的影響。「他善用人的動作、雕像、道具、空間、彩布等將抽象的文化訊息、性別意識、暴力、歧視等都可將之具象化，對整個劇帶來震撼與影響」（K, L, P, O, S, T, W, Z）。

除此，他們二位分別是「主要倖存者」、「次級倖存者」的角色，因此對創傷工作特別關注，分別發展出「創傷門」（trauma door）與安全地（safety place）這兩個心理劇工作模式。「創傷門」是 P 用景的概念設計的，因為擔心受創者要開啟故事時，經常被自己的故事嚇壞了，而再次受創，因此透過個案所設的這扇門來做評估，例如：門的材質、厚度、開啟的形式……評估案主面對開啟受創故事的預備度。「我覺得這個門對我很有幫助，不會讓我一下子解離或是整個被自己的情緒淹沒，而舉足不前，這種一步步的預備讓我更有勇氣可以面對，才不會又覺得自己很爛！」（U）。

「安全地」是 R 開展出來，基於「空間」—設景的基礎，加上「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現實」—現實、附加現實並存的概念所設計。可以邀請來訪者在過往、或現在生活中，找到一個讓你感到放鬆、賦能的空間，也可以是透過想像去創造一個屬於自己安全舒適的空間，將之擺設出來，導演藉由「如同是」（as if）的引導，透過感官覺去感知當下的安全地，藉此得安全、放鬆且賦能。「安全地」主要是運用在受創者的工作上，讓個案在此得享真正的休息、寧靜，不被受創故事攪擾，它可以讓受創者進進出出除了放鬆、賦能，更可避免案主陷落在受創的情景中再次受創。「幫助他創造這樣的空間做放鬆景，對於這設景的概念放在導劇前，主角覺得安全」（D, K, O, S, T, Z），很多夥伴將之運用在個諮，「在個別諮商中與焦慮、忙碌緊張的個案工作時，發現安全地是一個非常好的技術，比坐在椅子上放鬆有用，有些個案回去真的也去設一個空間出來做自己家的安全地」（D, H, L, O, S, T, U）。

「安全與信任，是與受創者工作最基礎的元素」，Worell & Remer（2003）讓案主在治療工作中能預備好自己、在可以掌控情況下，一步步探知，以避免再次受傷（second wound）是創傷工作的核心構念。「創傷門」、「安全地」是以創傷理論為基石，結合心理劇哲學系統中的「空間、時間、現實」元素所設計的這兩個技術，重點都是都是保護受創者，讓他們在充足預備下，方可敲門探知自己的受創故事，進而從中得療癒。

除此，社會計量的訓練應該也是 R 情有獨鍾之處，他鼓勵學生閱讀 Ann Hale (1981) 的社會計量一書，更強調作為導演要能探知團體的人際關係與動力。社會計量 (sociometry) 也是 Moreno 的經典之作。Jonathan Moreno—Moreno 與 Zerka 之子—如此形容社會計量與心理劇的關係：「沒有社會計量的心理劇是盲目的，沒有心理劇的社會計量則枯燥乏味」(Psychodrama without Sociometry is blind, and Sociometry without Psychodrama is sterile)，可見，一個心理劇的導演不可不知什麼是社會計量。此外，社會計量學大師—Ann Hale (1985) 「身為團體帶領者必須知道團體中的社會計量，才不致迷航。」。這也是 R 深信不疑之處，他喜歡自行設計很多人際關係的計量圖，透過實際搭肩體驗的方式去感受團體中每一個角色的連結、關係，看到團體的動力—社會計量中的孤星、明星、互選、互斥等各種可能性，「R 會畫很多人際社會計量的圖，邀請學員在不同位置去感受、觀看，用社會計量 (搭肩) 讓我們真實體會團體中每個位置的感受，很震撼！體會過你才會擺脫對錯、好壞二元對立的觀點，更知道團體動力的現況」(K, L, O, S)。

他們強調 Moreno 的角色理論，「人類最小的單位是二」，因此，人際互動是重要的，也是 Moreno 理論的精華，更重要的是「角色」先於「我」(self) 而存在，「我」是從角色的結集與統合中浮現出來的。一個人的「我」之所以能夠被辨識出來，乃是藉由我們在不同位置上角色扮演時的運作、透過與在周圍角色關係 (role-relationships) 中呈現出的模式，才得以捉模 (Moreno 1946/1980)。「臺灣學生導劇都習慣工作自我內在，忽略了社會角色 (social roles) 對人的影響，以及心理劇對『自我』的定義。我想做更多的訓練，教導他們能超越個人的層次，能在生活中更有自發性，希望將行動取向的方式放入各個訓練，可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P, R)。

綜上可知，P & R 看重 Moreno 哲學系統的空間、時間、現實概念與創造力準則，作為整體技術的發展。他們看重與個案工作的安全性—帶出「創傷門」與「安全地」、看重人際互動及團體動力—帶出「社會計量人際圖」、重視文化—帶出「各式各樣社會劇」、看重導劇歷程與理論並重—帶出「人際議題與心理劇曲線圖的督導模式」。

六、P & R 在臺訓練之高峰經驗

「我們見證了臺灣心理劇學會的創建，也協助訓練 CP、TEP」(P, R)。因此，他們除了訓練外，筆者也為受訓學生開督導團體，讓 P & R 有機會現場督導並成為

他們的第二訓練師。2010 筆者取得訓練師之後，他們鼓勵我一起協同訓練，幫助我如何成為現場實務考試的評估者，從導演－訓練師－評估者，其實每一個角色的任務都有所不同，一次次參與其中實習、見習、拓展新的角色。「希望所有的訓練師都能回過頭來，從看個人內在、擴增到人際、社會文化的訓練」（P, R）。

訓練工作坊中有三個訓練師（Pam, Rory, 念華）其實是很挑戰、困難的，但是我們後來發展出督導團體，「我們反而與念華和受督者有很多學習，大家協同創造、和受督者、團體成員有很驚艷的經驗。我們學員、專家角色相互轉換，能從他們身上學習，三個訓練師貢獻各自觀點，各自對文化的看法，對訓練師而言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享受，那個共同創造的歷程、團體合作共創，與美國很不一樣，任何單獨一個人來創造都是不可能的，那是我們在臺的高峰經驗」（P, R, L）。這真的是一個多元文化取向的督導模式，「我和 P, R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大家有機會去思考不同的文化議題，有很多的激盪，從不同視角才有機會重看自己所身處的文化」（L）。我們也邀請翻譯參與其中，我們彼此都期待這個督導團體，相互刺激、彼此學習、彼此共創，這也是我學習可以與 P & R 平輩的討論，帶出生命的高峰經驗。他們也自豪的說「我相信我們的貢獻並非僅止於心理劇在臺灣，其實也將『文化脈絡』的概念帶入臺灣，並非一開始就計畫好的，其實是透過不斷討論共創出來的」（P, R）。誠如翻譯所言「很難看見有個訓練師在文化的議題上，這麼願意花時間去思考和經驗，然後也知道文化的相異性有相當大的深度，如果沒有在文化裡有長期接觸，不太容易會有這些思維的」（W）。筆者長期潛移默化的薰陶下，受到他們的鼓勵與啟發，開始潛心在文化議題的研究與關注。

參、期許與展望

這麼長時間與同一群人互動，帶來的影響非同小可。P & R 深情於臺，因為疫情無法來臺深感遺憾，但心繫著臺灣，一直持續關注我們，訪談中，他們對臺灣心理劇夥伴的期許是：

1. **涵容多元創建自我風格**：心理劇不是你工作的唯一框架，可以以此理論為基底，融合其他理論加以消化創造。相信每一位心理劇導演都可以創建出自己的特色與風格，更可將心理劇的方法提供給其他學派的人使用。
2. **重視合作歷程、團體（學生）就是資源**：共創、團隊、合作、將每一個人都視為

資源，團隊有時會有一些火花，有時是一致的，當意見不同時，彼此可以討論、會心，人在互動中就會產生默契，繼續前行。

3. 看重文化脈絡帶出多元接納：無論美國、臺灣訓練師，大都未將文化脈絡、社會文化放入，很可惜。心理劇「創造性準則」，看重文化傳承、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它會影響一個人的治療信念與認同治療學派的歷程，如何協助他們可以突破文化傳承，帶出創造與自發是關鍵。P 更強調，唯有了解社會才能去治療受創的個案，Moreno 看重社會療癒，多元文化諮商的心理劇。心理劇雖是團體心理治療，終究會回到個人的議題、個人治療，若沒有從社會、文化觀點來看個人議題，很難真的幫到個案。我建議大家走入不同文化，例如「亞洲文化」的多元性遠遠勝於「美國文化」。

學員在受訪歷程，紛紛喚起課程記憶，也懷念過往總總，學員（A, B, C, D, E, G, H, I, J, K, N, O, S, T, U, Y, W, Z）認為 P & R 是用真實的生活態度，影響了這群心理劇的種子，整體而言如下：

- 1. 理論與實務並重：**訓練時，實務和理論並重，期待學生可以多看原文書籍，尤其是 Moreno 原典，可以更創造自發去拓展往前進的能力。
- 2. 滋養長出的涵容：**欣賞學生，會清楚訓練不是單一在技巧、解決問題而已，自己與個案、主角工作更勇於面對衝突、會心、對話，被這樣滋養過，態度就真的有所不同。用心去跟成員連結，用生命與他們交會，導演不只是專業、技術，更多的是我們用自己與他們在此時此刻相遇。
- 3. 文化行之於無形：**訓練中可帶出文化視角，協助個案或受訓者可以突破文化傳承，帶出創造與自發。
- 4. 實踐知識藉研究產出：**將心理劇的效果透過實踐、研究、發表，帶出更多專業性對話，將 Moreno 哲學、理論精髓，藉由文字拓展。

Rory 與我於 2002 年 9 月相識，後續 Pam 也一起進入臺灣做訓練直到 2018 年 12 月暫停，這段不算短的時間確實為臺灣心理劇帶來莫大的影響，他們將這些信念都已默默深植在我們的心中，也帶出更多開創新可能性的基石。

走筆至此，先告一段落，有關我成為訓練師歷程，每年需赴美接受面對面督導、與 P & R 一起參與年會經驗、以及 2013-2014 年獲得 Fulbright 資深訪問學者赴美到 Rory 系所擔任訪問教授，這段旅美生活與 P & R 的會心之旅，就留待下一篇幅撰述分享。

這個激盪、互動的歷程，慢慢形塑出今天的我，整理此文本，有更多的感謝與感動，最後想說「我真的很愛你們—Pamela & Rory，我想念你們！」。

致謝：感謝林佩儀博士協助訪談 P & R，感謝陳巧芸心理師協助訪談臺灣受訪者的現場立即逐字稿，感謝全體受訪者。

參考文獻

- 丁瓚（1948）。紐約心理戲劇治療所見習記。大公報。
- 林佩儀、賴念華（2006）。心理劇夫妻檔 Rory Remer and Pamela Remer 專訪—2006年中國輔導學會心理劇研討會幕後報導。《諮商與輔導》，247，61-63 頁。
- 賴念華（2021）。從行動腳步中看臺灣心理劇的發展與實踐。《臺灣心理劇學刊》，專刊，1-24。
-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2014, May). *Board News*, page1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odramacertification.org/docs/newsletters/newsletter_20140501.pdf
-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2015, May). *Board News*, page1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sychodramacertification.org/docs/newsletters/newsletter_201505.pdf
- Hale, A. E. (1981). *Conducting clinical sociometric explorations: A manual for psychodramatists and sociometrist*. Roanoke, VA: Royal Publishing.
- Hollander, C. (1969). A process for psychodrama training: The Hollander Curve Psychodrama. <https://therapeuticspiralmode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8/Hollander-Curve.pdf>
- Lai, N. H., & Tsai, H. H. (2014). Practicing psychodrama in Chinese culture.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41, 386-390. <https://doi.org/10.1016/j.aip.2014.06.005>
- Moreno, J. L., & Fox, J. (1987). *The essential Moreno: Writings on psychodrama, group method and spontaneity*.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Moreno, J. L. (1953). *Who shall survive?* Beacon, NY: Beacon.
- Moreno, J.L. (1946/1980). *Psychodrama*, First Volume, 6th edn, New York: Beacon

House.

- Remer, R. (1996). Chaos theory and the canon of creativity.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and Sociometry*, 48(4), 145-155.
- Remer, R. (2000). Secondary victims of trauma: Producing secondary survivors. In P. F. Kellermann & M. K. Hudgins (Eds.), *Psychodrama with trauma survivors: Acting out your pain* (pp. 316-341). Jessica Kingsley.
- Remer, R. (2020). Culture-Related Psychodramatic Techniques: Experience with Asian Cultures. *The Journal of Psychodrama, Sociometry,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67(1), 25-40.
- Remer, R., & Chen, W. H. (2008). Psychodrama with an Interpreter. *The Korean Journal of Psychodrama*, 11, 71-91.
- Remer, R., & Elliott, J. E. (1988a).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iatry*, 9, 373-387.
- Remer, R., & Elliott, J. E. (1988b). Management of secondary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iatry*, 9, 389-401.
- Remer, R., & Ferguson, R. (1995). Becoming a secondary survivor of sexual assaul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 407-414.
- Worell, J. & Remer, P. (2003).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therapy: Empowering diverse women* (2nd ed.). John Wiley & Sons.

附 錄



圖四 賴念華心理劇長期訓練 A B 班學生與 Pam、Rory、與翻譯陳偉惠。



圖五 賴念華心理劇長期訓練 AB 班學生與 Pam、Rory、與翻譯陳偉惠。



圖六 賴念華、陳巧芸、Pam、Rory、許凱傑、陳靜美、翻譯陳偉惠，201812 淡江研討會結束後在淡水用餐，疫情前最後一次來臺。

Encountering with Drs. Pam and Rory Remer: A Journey of Cultural Reciprocity

Nien-Hwa Lai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ed to introduce the psychodrama training in Taiwan from 2002 to 2019, which were provided by two American psychodrama trainers, Drs. Pamela & Rory Remer. The related cultural encounters being interacted then are also delineated together with local trainees through various indigenization of psychodrama,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impacts being made. Data collected include interviews with written feedback and related correspondence. All the transcripts taken from the interview recordings were further analyzed, presented an interwoven dialogues to guide the readers into the rich contexts. First, it described the Remers' initial visits to Taiwan, accompanied with curiosity and expectation from the locals, such as: (1) Meeting Drs. Pam and Rory Remer; (2) Cultural impacts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3) Impacts on their professional aspect. Next, several mutual influences made from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like: (1) Drs. Pam and Rory Remer in the trainees' eyes; (2) The highly competent professionalism they demonstrated; (3) All trainings conducted with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emphasized; (4) Their valuing culture in raising people's awareness, awaking senses, and showing respect; (5) Their unique techniques; and (6) The highlights of their training in Taiwan. Finally, their blissful wishes and prospect on psychodrama in Taiwan. As a result, many members in Taiwan psychodrama community have been benefited by their contribution and devotion to this field, especially for those in Taiwan, wh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ir career by following the wishes and visions offered by Drs. Pam and Rory Remer.

Keywords: Culture, Encounter, Pam Remer, Rory Remer, Psychodrama training

